

中国修辞学史稿

郑子瑜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国修辞学史稿

郑子瑜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福路12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375 插页 4 字数 425,000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900 本

统一书号: 7150·2975 定价:(精) 3.15 元

郭 序

郭绍虞

当今治中国修辞学者，寥若晨星；尤其在国外，由于资料的限制，研究者更少。可是，我读到郑子瑜教授的《中国修辞学史稿》一书的初稿大纲，却不禁跃然而起，认为空谷足音。

修辞学之所以成为一种学科，就因为它能起一种帮助人们修饰言辞文辞的作用。从语言的方面看是言辞，从文字的方面看是文辞。在语文一致的国度里，可以不必作此区分；但在语文分歧的国度里，就必须作此区分。比如中国的文学就可有语言型的与文字型的之分。这两类有统一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就其同的一面讲，语言与文字本是不可分割的，所有文学作品也都是以语言为基础的，至少要有比较共同的普通话，以此为基础，才能用来通情达意。假使语言的规律与文辞的规律完全不一致，那又怎能用来作交换思想的工具呢？

但是，中国的文学可有文字型的与语言型的之分，却又是明显的事实。文至骈体，诗至律诗，可说已变到极端，与口头语距离得太远了。然而在单音节的语言与讲究音节的文学里，却不妨有这种极端整齐和骈偶的体制。这种文体是其它各国所没有的。这也就可见这种文字型的文学还是有它语言的基础。

何以说文字型的文学会有语言的基础呢？我们试看小说之类，描写各种类型的各种人物之口吻，可说是语言型的文学了，然而《红楼梦》描写刘老老的口吻：“我们村庄上种地种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风里雨里，那里有个坐著的空儿！”（三十九回）其中用四

言词语的地方相当整齐；但这些四言词语，一方面有一定的顺序性，一方面又有一定的音乐性，恰恰符合刘老老的口吻。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汉语的本质，即如骈文律诗这样的特例，也不是完全违反语言的，不过走向极端，才显出文字型的特征而已。

一方面成为文字型的文学之特征，一方面恰恰又说明这种特征，还是符合民歌俚谣的本质，所以“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又成为博得满堂哄笑的绝妙韵语。这就说明语言与文字、言辞与文辞尽管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是一脉相承，还是有其不可分割的一面。

这些意思我在子瑜教授的著作中见之。子瑜教授深知汉语修辞学的特征，在论清代的修辞学中，一方面引吴德旋的《初月楼古文绪论》：“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说明古文与语言不同的地方；一方面又引袁枚的话，谓“古圣人以文明道，而不讳修饰；骈体者，修辞之尤工者也”，认识到骈文与修辞的关系。这不能说郑氏有些重视文辞，忽视言辞，却恰恰说明他看到言辞和文辞的区别。他在论宋金元的修辞学中，引文天祥语，谓“辞之义有二：发于言则为言辞，发于文则为文辞”。这些话每为一般研究修辞者所忽略，而子瑜教授特拈出之。这就值得注意。当然，文氏之意是兼指人之修业而言，但也不妨引申之看作是一般的言辞文辞之别。依照这样的看法，那末，子瑜教授之意也就显然要强调言辞文辞的差异，而与我们所谓语言型与文字型之分，就颇为接近了。

最后，我觉得子瑜教授之作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点是他的研究方法能另辟蹊径，不循一般修辞学的旧辙。一般人好象除辞格外就无所谓修辞学，这实在是一种误解。从辞格来讲修辞，当然可以说抓住了修辞的核心，但这只是解决了部分问题，还不能包括中国修辞学的全部。此书对于辞格，虽也很注意，但更着重在讲中国修辞学的历史，那末，目光所在，就不限于辞格方面了。这是一点。

第二，早稻田大学对现代中国修辞学影响很大，子瑜教授能在那儿讲学，讲中国修辞学，这真可说是在鲁班门下弄大斧。假使没有一套真实本领，又怎会博得他们的信任，这是硬碰硬的铁一般的事实。然而他竟能博得他们的信任而一再受邀聘，并取得盛誉，这就不是容易的事。我想这正因他所讲的是中国修辞学的历史，另辟途径，可以相辅为用，所以更受欢迎。这是另一点。

但由于子瑜教授是至今为止第一个研究修辞学的历史的学者，这本书是第一本的中国修辞学史，无可借镜，而子瑜教授又久居海外，找资料比较困难，所以他在自序中谦称这书或有未尽完善的地方，只能算是一本稿子。这是我们应当加以体会的又一点。

承子瑜先生不弃，千里惠书，嘱写前言，因就所知，聊贡芜辞，尚望子瑜先生有以教之。

一九七九年九月郭绍虞序于上海。

自序

一九六四年四月，我应聘来日本东京，任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兼研究员，主讲“中国修辞学”特殊讲座。参加听讲（其实只可以说是共同研究、共同讨论）的有实藤惠秀先生（教育学院教授）、堤留吉先生（文学院教授，中国文学系主任）、大矢根文次郎先生（教育学院教授）、阵内宜男先生（教育学院教授）、原田正己先生（文学院教授）、大村益夫先生（语学教育研究所讲师）等，由精通中国语的松浦友久氏任通译。第二年三月任满离职。

这一年的生活，可以说是过得很有意义。我们拿早稻田大学校友陈望道氏的《修辞学发凡》来作为研究的对象，再加以补充和批评；有时比较古今修辞的异同；有时针对汉文特殊的修辞技巧，细心研究作者的构思。从诸位先生所提问题得到的启示，使我立下了决心，要对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作一番探讨和研究的工作。可惜我那时忙于和实藤先生共同编校晚清最杰出的新派诗人黄遵宪与日本文人大河内辉声、龟谷省轩、冈鹿门……等笔谈的遗稿，无暇将我们在修辞学讲座上讨论、研究的心得，加以记录和整理。这是使我至今还感遗憾的事。

是年五月三十日，由全日本的汉学家所组成的中国语研究会，在早大举行关东区例会，早大的研究会干事们便推举芦田孝昭先生和我在会上演讲，芦田氏讲鲁迅文章的技巧，我的讲题便是《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大家知道，谈到中国文学的变迁，有中国文学史；谈到中国哲学的变迁，有中国哲学史；谈到中国史学的变

迁,有中国史学史;谈到中国文学批评的变迁,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只有中国修辞学却还不曾有“史”,所以我要作大胆的尝试,乘着这个难得的机会,来和诸位日本汉学家谈谈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可惜由于时间上的限制,而且讲题的范围又是那么广泛,结果讲得不够周详和不够理想自是难免的事。但当时的早大语学教育研究所所长宫田齐先生却赏识它,提议将我这篇讲辞和我前后所写的有关修辞学研究的几篇论文,编为一集,由研究所出版,列为研究所丛书第一种。研究所只将此书寄赠给日本、中国以及世界各国著名大学之设有中国语学讲座者,极少公开发售。

由于这篇讲辞不够周详和不够理想,所以我决意要重新来编写。自从离开早大以后,这十余年来,我曾断断续续对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再作过了一些研求探讨的工夫,并且把所能看到的资料,都一一写下来,作了卡片;只是人事夺光阴,一直没有机会加以整理和纂述。

郭绍虞先生为拙著《中国修辞学史稿》而写的序言,说早大对中国现代修辞学影响很大。早大也栽培了至少三位著名的修辞学家,其一是岛村泂太郎(即岛村抱月),毕业后在母校执教,于一九〇一年著《美辞学》,第二年,又著《新美辞学》,后者确是一部修辞学的权威巨著;其一是五十岚力,后来也在母校执教,于一九〇九年著《修辞学讲话》,所举“辞姿”,多至三百余种,是继《新美辞学》之后的佳作;还有一位是陈望道,他回中国以后,继续勤求探讨,终于一九三二年完成了千古不朽的巨著:《修辞学发凡》。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有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为纪念故校长陈望道而写的一篇《陈望道同志的治学特点》,文中提到了陈氏的修辞学体系的建立,曾引述拙著对他的评价,说:

“至于他的修辞学体系的建立,更是体现了他对古今中外学术方法的成功运用。郑子瑜《中国修辞学的变迁》评价说:在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发展中,陈望道是真正采用科学方法‘彻

底将中国修辞学加以革新，把中国各种修辞现象做过归纳的工夫，写成了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专书的’第一位修辞学家。郑著在分析说明陈望道在修辞学研究上撷取了一部分外国的研究成果后指出：‘陈氏的修辞学仍旧是他自己的修辞学’，‘同时也是中国的修辞学’。正是这样，他对于古今中外学术方法的运用，决不是古董、洋货的片断杂陈，而是贯通古今、融合中外的有机统一，是一种创造性的学术劳动。”

我久居新加坡，环境特殊（可说是个商业社会），参考书既不易得，又缺少共同学习的朋友，所以学养不足，自是意料中的事。去年春天，大东文化大学为了要创办外国语学研究院，聘请我来当半永久性的教授，以讲授“中国修辞学研究”。我自惭出身于特殊的环境，学养确有不如人的地方，若非加倍努力，不足以报答众人的厚望，故想配合我的教学工作，将十五年前在早大出版的《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从头改写，松浦友久先生也勉励我应该继续努力。我的改作注重在对中国历代修辞论的引证和批评，更名为《中国修辞学史稿》。郭绍虞先生看了本书的初稿大纲（只是本书的一个轮廓），预为本书写了一篇序文，先辈的鼓励，使我又是感激又是惭愧。但由于我的学养不足，再加上时间有限，所以写得不完善和疏漏的地方，相信是在所难免的。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五日郑子瑜序于东京大东文化大学中国语学研究室。

凡 例

一、本书于同一朝代或同一时期的修辞论，乃是根据所论的性质以及各家意见之异同而加以归类和作先后的安排，未必依照作者生年或著作之先后而加以论列。

二、本书于引述各时代作者的修辞理论的前后，或加以说明，或作比较、论列，很少说到作者的生平。（即使说到，文字也很简略。）因为作者的生平与作品的思想内容关系较大，与修辞理论的关系较小；而且这一类作者的生平，读者如果觉得需要，也不难自己查考，所以只得从简从略。

三、本书所引文字，除一小部分根据原版本核对并注明版本名称外，其余大部分引文，是根据近年来新刊本核对的，不一一注明原版本的名称。

四、著者是新加坡国籍的华人，所以书中提到了中国，只得直称“中国”，而不称“我国”。合应在这里声明一下。

目 录

郭序	郭绍虞
自序	1
凡例	4
第一篇 绪论	1
一、“修辞”二字的含义，兼论文辞和语辞	1
二、修辞学与逻辑、语法及文学批评的关系	4
三、中国历代修辞学发展的大势	7
第二篇 中国修辞思想的萌芽期——先秦时代	12
一、楔子	12
二、道家的修辞论	13
三、儒家的修辞论	14
四、墨、法二家的修辞论	21
五、小结	23
第三篇 中国修辞思想的成熟期——两汉时代	26
一、楔子	26
二、董仲舒《春秋繁露》论《春秋》的用辞	26
三、贾谊《陈政事疏》论避讳、王逸《离骚经序》、 王符《潜夫论》论譬喻	30
四、刘向《说苑》主张饰辞和善说	32
五、司马迁、桓宽、扬雄、班固、王符、荀悦论华质	33
六、王充《论衡》反对华文饰辞、评论夸饰	36

七、小结	42
第四篇 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期——魏晋南北朝	46
一、楔子	46
二、一般的修辞论	46
三、论文体与修辞	56
四、论作家的修辞技巧	65
五、谈论辞格	75
六、小结	83
第五篇 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延续期——隋唐时代	89
一、楔子	89
二、反骈俪而正文体的主张	90
三、主辞巧的修辞论	93
四、反对丽辞的修辞论	95
五、刘知几的《史通》论华约、辞格及其他	100
六、论作家的修辞技巧、南北修辞的不同及各种文体的修辞特征	108
七、《艺文类聚》论连珠(即顶真)	110
八、武曌《织锦回文记》	111
九、杜甫以诗论辞格	113
十、《诗式》与《诗品》	115
十一、白居易、柳宗元、皇甫湜论辞格	119
十二、《文镜秘府论》对中国修辞学的影响	122
十三、小结	134
第六篇 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再延续期——宋金元代	137
一、楔子	137
二、主绮丽、折衷与反雕饰的修辞论	138
三、论消极修辞	150
四、论作家的修辞技巧	153

五、第一部修辞学的专著——《文则》	157
六、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177
七、宋曾季狸《艇斋诗话》、周紫芝《竹坡诗话》	181
八、宋洪迈《容斋随笔》	184
九、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196
十、宋魏庆之《诗人玉屑》	224
十一、宋俞文豹《吹剑录》	246
十二、宋严羽《沧浪诗话》	247
十三、宋李耆卿《文章精义》	251
十四、《宋诗话辑佚》及其他	253
十五、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	265
十六、元王应麟《困学纪闻》	279
十七、元王构《修辞鉴衡》	282
十八、元杨载《诗法家数》、范德机《木天禁语》、 《诗学禁裔》	287
十九、元陈绎曾《文说》和《文筌》	289
二十、小结	290
第七篇 中国修辞学的复古期(上)——明代	296
一、楔子	296
二、学古、反学古与修正的学古修辞论	298
三、论文、质与辞达	305
四、论各家修辞技巧	310
五、《文章辨体》与《文体明辨》	316
六、王世贞《艺苑卮言》	322
七、谢榛《四溟诗话》——第一本论诗的修辞法 的专著	327
八、郎瑛《七修类稿》	340
九、何孟春《馀冬诗话》	348

十、杨慎《升庵诗话》与《词品》	351
十一、何良俊《四友斋丛说》	359
十二、胡应麟《诗薮》	364
十三、胡震亨《唐音癸签》	369
十四、颜元庆《夷白斋诗话》、王文禄《诗的》、朱 国桢《涌幢小品》	371
十五、费经虞《雅伦》、高琦《文章一贯》	373
十六、小结	375
第八篇 中国修辞学的复古期(下)——清代	379
一、楔子	379
二、复古的修辞论	381
三、反复古的修辞论	388
四、折衷的修辞论	393
五、论文与质	395
六、论辞与意	400
七、顾炎武《日知录》	403
八、吴景旭《历代诗话》	410
九、王夫之《姜斋诗话》	414
十、叶燮《原诗》、薛雪《一瓢诗话》、沈德潜《说 诗碎语》	420
十一、唐彪《读书作文谱》	429
十二、刘大槲《论文偶记》、吴德旋《初月楼古文 绪论》	436
十三、赵翼《陔余丛考》	439
十四、章学诚《文史通义》	445
十五、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	449
十六、袁枚《随园诗话》	452
十七、俞正燮《癸巳存稿》	456

十八、俞樾《古书疑义举例》	458
十九、梁绍壬《两般秋雨盒随笔》	462
二十、《清诗话》中的修辞思想	465
二十一、清词话中的修辞思想	473
二十二、林纾《春觉斋论文》	481
二十三、小结	486
第九篇 中国修辞学的革新期——现代	490
一、楔子	490
二、新旧两派修辞学的论争	490
三、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	494
四、陈介白的《修辞学讲话》、傅庚生的《文学欣赏举隅》	497
五、几本谈论到辞格的文章学著作	499
六、解放后的修辞学	503
七、语法修辞结合论——郭绍虞著《汉语语法修辞新探》	510
八、小结	516
第十篇 结论	518
一、最早的修辞论与最早将“修辞”二字连用的著作	518
二、修辞散论与修辞学专著	519
三、有了修辞学史之后文学批评史应该缩小它的范围	520
四、中国修辞学是自己萌芽和发展起来的	522
五、从《修辞学发凡》谈到风格	523
六、语法与修辞的分与合	524
七、结语	525
附论	527

论照应.....	527
论《史记》修辞之偶疏.....	533
后记.....	538

第一篇 绪 论

一、“修辞”二字的含义，兼论文辞和语辞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修辞”这两个字的意义。

修辞的“修”字，据《说文解字》九篇上“彡部”所说：“修，饰也。从彡，攸声。”段玉裁注道：“修之从彡者，洒刷之也，藻绘之也。”《论语》十四《宪问》篇也说：“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译成现代语是：“孔子说：‘郑国外交辞令的创制，裨谌起稿，世叔提意见，外交官子羽修改它，东里子产又作了文词上的加工。’”）以上各书，都把“修”字作“修饰”解，或作修饰用。这都是从狭义来解说或使用“修”字的。如果从广义来说，“修”字实含有调整或适用的意思。例如下举的一个故实，曾见于杨树达氏《汉文文言修辞学》所引：

“平江李次青元度本书生，不知兵。曾国藩令其将兵作战，屡战屡败。国藩大怒，拟奏文劾之，有‘屡战屡败’语。曾幕中有为李缓颊者，倒为‘屡败屡战’，意便大异。”

王嘉璧氏辑《酉山臬》引《泊宅编》云：

“欧阳永叔守滁作《醉翁亭记》，后四十五年，东坡为大书重刻，作‘泉冽而酒甘’为‘泉甘而酒冽。’今读之，实胜原句。”

同书又引《零陵总记》云：

“荆公尝读杜荀鹤诗：‘江湖不见飞禽影，岩谷惟闻折竹

声’，改云：‘宜作禽飞竹折。’”

金王若虚《淳南遗老集·文辨》有云：

“东坡《超然台记》云：‘美恶之辨战乎中，去取之择交乎前’，不若云：‘美恶之辨交于前，去取之择战乎中’也。”

明陶宗仪《说郛·隐窟杂志》云：

“汪内相《劝主上听政表》云：‘汉家之厄十世，知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念重耳之独在。’盖佳语也。或曰：若移上句为下句，则善不可加矣。”

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子，实际上都没有修改一个字，只是把字、语或句倒置或交换位置罢了。象这样的修辞现象，只能说是调整或适用，不能说是修饰。

再说“辞”字。《说文解字》十四篇下“辛部”说：“辞，讼也。从囗，囗，犹理辜也。囗，理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按分争、辨讼谓之辞。”引申为言说的意思。《荀子·正名篇》有“辞合于说”的话，注谓“成文为辞”。《易·系辞》说：“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礼记》三十二《表記》篇说：“情欲信，辞欲巧”。《论语》十五《卫灵公》篇说：“辞达而已矣。”说辞要文，要巧，要达，指的都是成文的辞，与文法上表示一个观念一个意思的“词”是不同的。《说文解字》段注说：“积文字而成篇章，积词而为辞。”例如“天作淫雨”一语，“天”是一个词，“作”是一个词，“淫雨”又是一个词，是共有三个观念不同的“词”，但合起来看，便是所谓“积词而成辞”的“辞”。所以“修辞”的“辞”，是“言之成文”的“辞”，并不是在文法上代表一个观念的“词”。

但自秦汉以来，词与辞时常被人浑用了，如《史记·儒林传》说：“是时天子方好文词”；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说：“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这里“文词”和“词章”，都是指文章而说，本来应该写作“文辞”和“辞章”才对，可是却被司马迁和韩愈浑用了。《后汉书·蔡邕传》